春秋左氏傳賈服注輯述

春秋左氏傳賈服注輯述卷九

嘉興李貽德學

宣公

元年〔經〕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服曰古者一禮不備貞女不從故詩云雖速我訟亦不女從宣公既以喪娶夫人從亦非禮故不稱氏見略賤之也本疏

案詩行露韓詩外傳以爲女許嫁見一物不具一禮不備而不行劉向列女傳所載相同向傳魯學者也是韓魯合矣服此注引詩辭蓋本魯韓詩說以證夫人從喪娶爲非禮故經不稱氏也公羊傳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譏喪娶喪娶者公

也則曷爲貶夫人內無貶于公之道也內無貶于公之道則曷爲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穀梁之意亦然服本二傳爲說以見公與夫人一體喪娶非禮若以行露之貞女相例則亦不女從可也乃竟來嫁於魯故不稱氏以略賤之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　服曰趙盾既救陳而楚師侵宋趙盾欲救宋而楚師解去 本疏

案傳言晉趙盾帥師救陳宋而經但書救陳知楚師已去宋晉師但及陳未及宋也正義議之非是

二年

傳文馬百駟　賈曰文貍文也 宋世家注

案禮記檀弓貍首之斑然楚辭九歌乘赤豹兮從文貍三國志

管輅傳雖有文章蔚而不明非虎非雉其名曰貍是貍猷之有文章者說文引傳作馮云畫馬也許從賈受古學文飾雕畫比於貍文故曰文貍文也

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旣合而來奔　服曰賈逵云叔牂宋守門大夫華元旣見叔牂牂謂華元曰子見獲於鄭者是由子之馬使然也華元對曰非馬自奔也其人爲之也謂羊斟驅入鄭也奔走也言宋人贖我之事旣和合而我卽來奔耳鄭衆云叔牂卽羊斟也在先得歸華元見叔牂牂卽誣之曰奔入鄭軍者子之馬然也非我也華元對曰非馬也其人也言是女驅之耳叔牂旣與華元合語而卽來奔魯又一說叔牂宋人見宋以

馬贖華元謂元以贖得歸謂元曰子之得來當以馬贖故然華元曰非馬也其人也言已不由馬贖自以人事來耳贖事旣合而我卽來奔本疏

案二說各自當日情事以臆斷之於理並順故服備列之

于思于思　賈曰白頭貌釋文本疏○服同詩瓠葉疏

案思訓白頭者詩瓠葉有兔斯首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彼疏云今俗語斯白之字當作鮮以鮮明是絜白之義故也鮮斯聲相近故變而作斯耳斯思相通詩思樂泮水禮記禮器疏引作斯樂言歸思復唐石經作斯復故白頭亦得訓爲思也釋文于思如字又西才反來力知反又

如字以協上韻是古本讀思如字讀來爲釐以協上韻言讀力知反以協上思韻又如字三字當在以協上韻之下其讀思爲腮讀來如字合於今讀然列爲第二可見非正讀也

厚斂以彫牆　賈曰彫畫也晉世家注

案說文彫琢文也詩棫樸追琢其章傳追彫也金曰彫說文彫之本義以爲琢文與琱玉之琱同然从彡彡毛飾畫文也則彫亦可爲畫也詩行葦敦弓既堅傳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何休公羊定四年注天子彫弓是敦彫同彫亦畫也

宰夫胹熊蹯不熟　服曰蹯熊掌其肉難熟同上

案爾雅釋獸貍狐貒貈醜其足蹯說文引作其足蹞又云獸足

謂之番从釆田象其掌是獸足皆得名蹯掌足通稱故此云熊掌也公羊此年傳注國語楚語注並云蹯掌也孟子告子注熊掌熊蹯也蓋互訓也文元年傳王請食熊蹯而死杜云熊掌難孰蕡从將有外救是其肉難熟也

使鉏麑賊之　賈曰鉏麑晉力士上同

遂跣以下　服曰趙盾徒跣而下走本疏○釋文遂扶服虔注作跣先典反云徒跣也

案說文跣足親地也禮記少儀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注燕則有跣爲歡也儀禮燕禮賓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哀二十五年傳褚師聲子韤而登席公怒是古者見君當解韤則足親地故曰徒跣趙盾侍燕聞彌明之言而悟不暇納屨遂

跣而下走也杜本跣作扶挍勘記引盧文弨云服本是也襄三年傳晉悼公懼魏絳之死亦跣而出皆是急迫不及納屨使然趙盾飲未至醉何假於扶明扶字誤也按杜於此無注釋文云今杜注本往往有跣者是杜本或亦作跣正義本作扶或所見本異耳

公嗾夫獒焉　服曰嗾取也本疏

案釋文云嗾服本作㰻然本疏引服云嗾取也與釋文異疑正義誤也考㰻字說文玉篇皆無集韻始收閩本監本毛本注疏㰻作取段氏玉裁曰此段宋本誤正義當云服虔本作取注云取嗾也愚謂段氏說是也取當爲趣之省莊子齊物趣舍不同

釋文趣字或作取可證周禮縣正趨其稼事釋文趨本又作趣禮記月令趣民收斂釋文趣本作趨趨有疾使之意趣有乃苟一音與嗾相近是服本趣省爲取也

宦三年矣　服曰宦學仕也晉世家注○曲禮疏引宦學也無仕字當補

案禮記曲禮宦學事師疏曰熊氏云宦謂學仕宦之事學謂習學六藝服云宦學也是學職事爲宦也學下脫仕字學職事爲宦所以詮明學仕之義

不告而退　服曰不望報同上

爲法受惡　服曰出義則服同上

案管子任法注服謂屈服言宣子出亡不越境反不討賊之言

而遂屈服惠氏棟云詛義則服弟子職文也

詛無畜羣公子　服曰驪姬與獻公及諸大夫詛無畜羣公子欲令其二子專國本疏

案詩何人斯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傳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家臣以犬民以雞彼疏云犯命者盟之不信者詛之人君亦有詛法襄十一年傳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定六年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于五父之衢是人君與羣臣有詛法也驪姬搆難恐里克之徒不服故與獻公諸大夫詛無畜羣公子二子謂奚齊卓子也國語晉語驪姬既殺太子申生又譖二公子曰重耳夷吾與知共君之事

公令奄楚刺重耳重耳逃於翟令賈華刺夷吾夷吾逃於梁盡逐羣公子卽此詛無畜羣公子事也又曰乃立奚齊焉始爲令國無公族焉卽此下文云自是晉無公族也

以爲公族　服曰公族大夫也晉世家注

案詩彼汾沮洳殊異乎公族傳公族公屬箋云公族主君同姓昭穆也故公族大夫得單稱公族猶周禮掌國子之倅者稱諸子也成十八年傳晉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

趙盾爲旄車之族　服曰旄車戎車之倅詩汾沮洳疏

案今本作旄車釋文旄一本作旄一本與服同也戎車之倅周禮車僕文彼作戎路之萃後鄭注萃猶副也戎路王在軍所乘

也春秋傳曰公喪戎路旃車爲戎路者詩出車設此旐矣建彼旄矣箋云設旐者屬之於干旄而建之戎車是戎車有旄故又謂之軘車

三年傳觀兵於周疆　服曰觀兵陳兵於周也楚世家注

案國語周語先王耀德不觀兵注觀示也此訓陳者謂陳列兵械也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　賈曰王孫滿周大夫周本紀注服曰以郊勞禮迎之也楚世家注

貢金九牧　服曰使九州之牧貢金楚世家注

案禮記曲禮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注每一州之中天子

選諸侯之賢者以爲之牧也彼疏云牧養也言其養一州之人九州據夏制言之書禹貢揚荆二州厥貢惟金三品詩泮水疏引鄭注三品者銅三色也孔氏申鄭義曰以梁州云厥貢璆鐵銀鏤爾雅釋器云黃金之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貢金銀者旣以鏐銀爲名則知金三品者其中不得有金銀也又檢禹貢之文厥貢鏐鐵錫鉛銀而獨無銅故知金卽銅也按此則此之貢金亦當是銅考工記輈人云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此鑄鼎之金卽考工記之金均無銅也禹貢荆揚二州貢金是常貢此以鑄鼎之故令九牧皆貢所謂錫貢也

鑄鼎象物　賈曰象所圖物著之於鼎也同上

案所圖物即上文遠方圖物也管子立政注著標著也畢氏沅
山海經序云海外經海内經周秦所述也禹鑄鼎象物使民知
神姦按其文有國名有山川有神靈奇怪之所際是鼎所圖也
鼎亡於秦故其先時人猶能說其圖以著於冊
螭魅魍魎　服曰魍山神獸形魅怪物魍魎木石之怪周禮釋文上疏
案說文彪老物精也故曰怪物國語魯語木石之怪夔罔兩
載祀七百　賈曰載辭也祀年也商曰祀楚世家注
案載辭者謂載爲語助爾雅釋天商曰祀周曰年而賈以年釋
祀者邵氏爾雅正義曰左傳疏引李巡云各自紀事唐虞三代
示不相襲也其名不相襲而義則相通故載即歲也李以爲載

卽歲故賈以爲祀卽年也

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　賈曰姞南燕姓鄭世家注

案說文姞黃帝之後伯鯈姓也后稷妃家或作吉詩都人士謂之尹吉

夢天使與己蘭　賈曰蘭香草也同上

案說文訓同

余而祖也　賈曰伯鯈南燕祖同上

案黃帝之子得姓者十二姞其一也伯鯈當是受姞姓者

文公報鄭子之妃　服曰鄭子文公叔父子儀也報服也淫親屬之妻曰報漢律淫季父之妻曰報詩雄雉疏

四年傳公子宋與子家將見　賈曰二子鄭卿也鄭世家注

子公之食指動　服曰第二指鄭世家注俗所謂啑鹽指也本疏

案儀禮大射禮右巨指鉤弦注右巨指右手大擘也又曰設決朱極三注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爲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短不用按此巨指爲第一指順數之卽食指則食指爲第二指矣孟子告子章趙注無名之指手之第四指也則將指爲第三指矣一切經音義八引字書啑喋也蓋漢時語也

以貫笠轂　服曰笠轂轂之蓋如笠所以蔽轂上以禦矢也一曰車轂上鐵也或曰兵車旁幔輪謂之笠轂本疏

案說文轂輻所湊也老子三十輻共一轂考工記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注三材所以爲轂輻牙也又曰轂也者以爲利轉也言轂者未嘗及蓋而此云轂之蓋如笠蔽轂上以禦矢者說文輓衣車蓋也集韻一曰戰車以遮矢也淮南氾論渠幨以守注幨幨也所以禦矢也一切經音義十四引蒼頡篇布帛張車上爲幨是戰車上有幔幨矣說文[illegible]一曰車衡上衣卽采芑詩之錯衡是車衡上有衣矣若然則轂以利轉亦必有物護之始不爲矢所礙其形如笠故卽以笠名之也作傳者又慮誤爲簑笠之笠故稱曰笠轂猶輜軿稱衣車行轂稱幢棨也一曰車轂上鐵者說文軎車軸耑也軎蓋車軸之末見於轂外者考工

記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鄭司農注軹小穿也而出於此穿外爲軎然古法軹軎多不分周禮大馭右祭兩軹注故書軹爲軒杜子春云軒當作軹謂兩轊也軎說文重文作轊是析言之則轂之小穿曰軹穿自軹中者曰軎渾言之則軸末轂末並得爲軎也史記田單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城壞齊人走爭途以轊折車敗惟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鄧析子無厚篇夫木擊折轊若然以轊易折故轊與軹之交必以鐵裹之廣雅釋器䡴轑轊也䡴之言籠轑之言繞也言籠繞其鐵於轂外以保轊非卽以䡴轑爲轊也足證鐵籠之制自昔兵戰時已有之此曰笠轂卽鐵籠歟以軸末轂末並

得爲轊故田單傳曰車軸末此曰笠轂言冒於轂末也或曰兵車旁幔輪謂之笠轂者兵車旁謂兵車兩旁幔輪當作幔轂考工記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眂之欲其幬之廉也注幬幔轂之革也又曰幬必負幹注幬負幹者革轂相應無贏不足幬革卽采芑詩之約軝傳軝長轂之軝也戴氏震毛鄭詩考正曰軝說文亦作䩭从革孔沖遠以爲長轂名非也軝卽考工記之幬革朱而約之者朱其革以幬於轂也惟長轂盡飾大車短轂則無飾故曰長轂之軝按此兵車暢轂當有幬矣賈公彥曰幬覆也謂以革覆轂也晉書天文志載蔡邕蓋天論其言天似蓋笠是笠亦有覆義故幔轂亦稱笠轂也笠轂之制於傳無徵服亦以

意解之故列諸說以見闕疑之意焉

五年　經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　賈曰不書奔喪諱過也 釋例弔賵卒例

案傳曰公如齊奔喪考君親奔喪非禮也經祗書如齊所以諱

其事而傳明言之

十一年　經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　賈曰二子不繫之陳絕於陳也

惡其與君淫故絕之善楚有禮也 本疏

傳令尹蔿艾獵城沂　服曰艾獵蔿賈之子孫叔敖也 本疏

案呂覽情欲知分注並云叔敖薳賈之子薳蔿同

申叔時使於齊　賈曰叔時楚大夫 陳杞世家注

十二年　傳卜臨於大宮　賈曰臨哭也 御覽四百八十

案襄十二年傳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以檀弓哭於寢門例之則臨亦哭也呂覽觀表還車而臨注亦曰臨哭也

且巷出車　賈曰巷出車陳於街巷示雖困不降必欲戰也同上

案巷說文作䢽里中道也从𨛜共皆在邑中所共也篆作𨞬今作巷隸省古之巷今之街也若今以夾而長者爲巷爾雅釋宮所云宮中衖謂之壼是故賈以街巷連文經傳無街字天街之星街亭之制街衢之名街彈之碑皆著於漢疑即逵之變文逵說文本从坴坴又从圥得聲不得轉爲街釋文逵爲求龜反則與圭音相近逵之轉街其秦漢時歟降說文下也夂部有夅云夅服也此戶江反之正字作降通字也公羊莊八年傳曷爲

不言降吾師注降者自伏之文今出車則示欲戰之狀不肯爲自伏之計矣惠氏棟曰案下鄭復脩城則賈說良是
守埤者皆哭　賈曰埤城也上同
桊埤今本作陴說文陴城上女牆俾倪也埤增也是陴正字埤假借字一切經音義二引埤蒼俾倪城上小垣也釋名釋宮室城上垣曰睥睨言於其孔中睥睨非常也亦曰陴陴裨也言裨助城之高也詩傳埤訓厚說文埤訓增皆有增高之義故陴可通埤賈不云城上女牆而曰城者亦以助城之高故舉大名以統之也國語晉語反其埤注城上女垣壘子備城門篇俾倪廣三尺高二尺五寸倪爲埤之疊韻說文陴籒文从𩫏亦以統於

城郭也

入自皇門　賈曰鄭城門楚世家注

鄭伯肉袒牽羊　賈曰肉袒牽羊示服爲臣隸也同上

案國語晉語其誰非君之羣隸臣也廣雅釋詁隸臣也是隸亦臣也說文隸附箸也臣隸卽臣附矣肉袒牽羊示臣服者古禮有之史記宋微子世家周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是也儀禮覲禮侯氏肉袒爲覲君之禮周禮大宗伯卿執羔注羔羊子牽羊卽執羔之旨皆臣禮也

孤不天　賈曰不爲天所祐同上

案易大有爻辭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繫辭云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鄭伯言不爲天所助

潘尫入盟子良出質　賈曰潘尫楚大夫師叔字也子良鄭公子同上

案下文欒武子曰師叔楚之崇也故知尫字師叔子良穆公子

韓厥爲司馬　服曰厥韓萬元孫本疏

案正義曰韓世家云韓之先事晉得封韓原曰韓武子後三世有韓厥世本云桓叔生子萬萬生求伯求伯生子輿子輿生獻子厥史記所云武子蓋韓萬也如彼二文厥是萬之曾孫而服虔杜預皆言厥韓萬元孫不知何所據也按僖二十八年傳載

盟諸侯之要言曰及其元孫言以元孫爲遠孫也爾雅釋親來孫之子爲晜孫昭十六年傳孔張君之昆孫孔張爲穆公之曾孫亦云昆孫可證散文言之曰元曰昆爲遠孫之統稱未必盡合雅訓也服以世本不可盡信故稱元孫以槩之也

覬覦而動　服曰覬覦也文釋

案文選東京賦巨猾閒釁之俗字薛注釁隙也隙閒義同兵法所云乘隙而入也

𢶒子曰　服曰食采於𢶒本疏

案禮記禮運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白虎通京師篇采作菜云公卿大夫皆食菜者示與民同有無也國語周語乃流王於𢶒

注晉地漢爲彘縣屬河東今曰永安詩韓奕汾王之甥箋云汾王厲王也厲王流於彘彘在汾水之上按此當割彘子食采之彘

在師之臨　服曰坎爲水坤爲衆又互體震震爲雷雷鼓類又爲長子長子帥衆鳴鼓巡水而行行師之象也臨兑爲澤坤爲地居地而俯視於澤臨下之義故名爲臨本疏

案坎下坤上爲師坎爲水坤爲衆震爲雷爲長子並說卦文互體爲震者師卦二之四爲震也雷鼓類者說文鼓郭也春分之音萬物郭皮革而出故曰鼓禮記月令仲春日夜分雷乃發聲是雷與鼓類也巡者文選東都賦注引逸禮巡者循也師象辭

地中有水師陸績曰坎在坤內故曰地中有水師眾也坤中眾者莫過於水是巡水而行猶言循眾而行故曰有行師之象焉兌下坤上爲臨坤爲地兌爲澤並說卦文坤在上故曰居地兌在下故曰俯視於[illegible]臨象辭澤上有地臨荀爽曰澤卑地高高下相臨之象也

長子尸之　服曰此禍也易師卦六五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佐之於元帥弟子也而專以師濟使不當也軍必破敗而輿尸疏本

案長子主此必敗之禍服引師卦六五爻以輿尸之象解此尸字也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師六五爻辭長子帥師至使不當

也師六五象辭虞翻曰長子謂二震爲長子在師中故帥師也弟子謂三三體坎坎震之弟而乾之子失位乘陽逆故貞凶荀爽曰長子謂九二也五處中應二受任帥師當上升五故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宋衷曰弟子謂六三也失位乘陽處非所據衆不聽從師人分北或敗績死亡輿尸而還故曰弟子輿尸謂使不當其職也卦義如此而服云佐之於元帥者以佐當弟子元帥當長子時彘子爲中軍佐元帥謂荀林父下文子爲元帥是也而事以師濟謂以中軍佐濟軍必破敗而輿尸者師六三師或輿尸虞翻曰坤爲尸坎爲車多眚同人離爲戈兵爲折首失位乘剛无應尸在車上故輿尸凶矣此謂彘子有是象也

篳路藍縷　服曰言其縷破藍藍然本疏

案方言云楚謂凡人貧衣破醜敝爲藍縷破敝則縷稀散矣藍藍當是漢時方語服故以狀衣之縷破也

分爲二廣廣有一卒　服曰左右廣各十五乘百人爲卒言廣有卒爲承也周禮夏官序官疏

案知左右廣各十五乘者下文云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故也百人爲卒周禮司馬序官文杜引司馬法同言廣有卒爲承者下注承有偏對偏而言則承爲正矣

卒偏之兩　服曰五十人曰偏二十五人曰兩廣既有一卒爲承承有偏偏有兩故曰卒偏之兩同上

案偏者國語晉語君賜我偏衣注偏半也百人爲卒五十人半之故曰偏二十五人曰兩周禮司馬序官文廣有卒有偏有兩蓋兩廣之別各有一卒百人卒外復有偏五十人偏外復有兩二十五人一廣十五乘有一百七十五人從之然則傳當云卒偏兩明矣必云卒偏之兩者猶文十一年傳皇父之二子死焉以之爲與也

御下兩馬掉鞅而還　服曰兩飾也掉正也本疏

案惠氏棟曰鄭注周禮環人引作掚馬釋文引徐先民云兩或作掚按此則兩本掚字故服杜訓爲飾愚按說文兩本作㒳兩下云㒳平分也㒳下云㒳平也說文飾㕞也釋名釋言語飾拭

也周禮封人飾其牛牲注飾謂刷治潔清之也司尊彝注涚酌者帨拭勺而酌也釋文作飾今本作拭是飾拭古今字兩馬者謂分其毛而平拭之故服以飾訓兩也六朝人尋繹服義不得其解以飾是刷治故於兩加手證成之釋文所云或作掚者是也鄭氏注文兩作掚者亦後人所改掚字玉篇廣韻皆無之知舊祇作兩無作掚矣掉爲正者正卽整說文整从正正亦聲整亦同振故振旅亦曰整旅文選西京賦振天維薛注振整理也

射麋麗龜　服曰麗著也龜背之隆高當心本疏

案易離彖辭離麗也注麗猶著也一切經音義三引字書著相附著也云龜背之隆高當心者正義曰龜之形背高而前後下

此射麋麗龜謂著其高處北史斛律羨傳羨及光並工騎射父每日令出田還即效所獲光獲少必麗龜達腋羨獲雖多非要害之所又曰明月必背上著箭明月即光字若然則獸之背脊高者爲龜矣

魏錡求公族未得　服曰錡魏犨子本疏

使輒車逆之　服曰輒車屯守之車本疏〇襄十年傳疏

案說文輒兵車也服以字从屯故云屯守之車从指事之義文選東都賦陳師按屯注臣瓚引律說勒兵而守曰屯是單言之曰屯兼言之曰屯守矣

楚人惎之脫扃　服曰扃橫木校輪間釋文〇本疏引作有橫木投於輪間

案扃橫木者禮記曲禮疏曰奉扃之說事有多家今謂禮有鼎扃所以關鼎今關戶之木與關鼎相似亦得稱扃若然則扃爲橫木矣說文橫闌木也段氏曰古从橫字祇作衡不作橫橫者桄也愚按說文且部且从几足有二橫禮記孔子閒居以橫於天下樂記號以立橫鄭注並云橫充也古文尚書光被四表漢書王莽王襃等傳並作橫被四表則凡充拓於外者並得爲橫矣校輪閒本疏作投於輪閒釋文本作校爲長漢書成紀大校獵師古曰此校謂以木自相貫穿爲闌校耳校人職云六廄成校是則以遮闌爲義也考工記車軫四尺注此所謂兵車也戈殳戟矛皆插車輢鄭用牧考工記補注車輢外設扃插戈殳矛

戟說文軑車旁也則此扃設輢之外闌於輪之內故曰校輪閒

鄭石制實入楚師　服曰入楚師使楚師來入鄭本疏

案正義曰此石制引楚師入鄭

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　賈曰麥麴鞠窮所以禦溼本疏

案麴說文米部作𥻆云酒母也鞠或从麥鞠省聲故經傳皆作麴麥麴卽餅麴說文𪍠麧𪋹皆云餅𥻆蓋以麥堅築之成𥻆釋名釋飲食麴朽也鬱之使生衣朽敗也齊民要術說作女麴加麥麴法以青蒿上下奄之置牀上三七二十一日開看徧有黃衣則止三七日無衣仍停要須衣徧乃止出日日暴之燥則用

素問云升明之紀其類火其藏心其穀麥然則麥之性旣屬火而麥麯又必日以燥之故足以禦溼鞠竆卽营藭鞠竆雙聲爾雅鞠究竆是也古草木名雙聲疊韻爲類甚多营與鞠一聲轉又爲营藭說文营藭香草也司馬相如說营从弓子虛賦芎藭昌蒲並舉以性香辛故相類次香辛足以止溼故賈義如是

十五年經宋人及楚人平　賈曰稱人衆辭善其與衆同欲本疏

傳伯宗曰　賈曰伯宗晉大夫晉世家注

登諸樓車　服曰樓車所以窺望敵軍兵法所謂雲梯也鄭世家注

案樓車卽巢車說文作轈云兵車高如巢以望敵也卽服云窺望敵軍者兵法泛指兵家之言漢書藝文志云張良韓信敘次

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是古來稱兵法者衆矣雲梯者墨子公輸篇公輸盤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列子張湛注雲梯可以凌虛御覽引六韜雲梯飛樓注云覘城中也則雲梯爲言兵者所必及故云兵法所謂雲梯以曉之也

有死無霣　服曰霣隊也同上

案說文云齊人謂雷爲霣一曰雲轉起也此別一義服訓隊者謂霣爲隕之假借字說文隕從高下也爾雅釋詁隕落也詩傳隕隊也說文隊从高隊也落墜皆隊也

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服曰與華元私盟許爲退師若孟任割臂與魯莊公盟

下云盟曰是兩國平後其盟而楚人爲此辭耳非此華元子反私盟之辭也 本疏

案別言兩盟字之異上盟字是子反懼與華元私盟猶言私約故引魯莊公盟孟任以證下盟字則是兩國平後其盟爲此載書之辭也

而奪黎氏地 服曰黎侯之國 詩式微疏

案漢書地理志上黨郡壺關應劭曰黎侯國也今黎亭是顧氏棟高曰今潞安府長治縣西三十里黎侯亭是也

故文反正爲乏 服曰言人反正者皆乏絕之道也 本疏

案乏說文篆作𣥂引春秋傳曰反正爲乏段注此說字形而義

在其中矣今作乏隸變也射禮受矢者曰正拒矢者曰乏亦以二字嚮背爲義云人反正皆乏絶之道者自釋字義周禮服不氏杜子春注車僕鄭司農注並云乏讀爲匱乏之乏之禮記月令振乏絶是反正者字之形而匱絶者字之義也

十六年

經成周宣榭火　服曰宣揚威武之處本疏

案禮記禮運注宣猶揚也故以揚釋宣釋文榭作謝云本又作榭儀禮鄉射禮豫則鉤楹內鄭注豫謂州學也讀如成周宣謝災之謝若然則榭本作謝惠氏棟曰左氏古文榭本作射郝敦銘曰王格於宣射是也劉逵引國語云射不過講軍實今本作榭說文無榭字據此是左氏古文作宣射也榭本以行射禮故

州學名之易繫辭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是射以揚其威武故名曰宣榭爾雅釋宮無室曰榭禮記疏引李巡云但有大殿無室名曰榭書疏引孫炎云榭但有堂也郭注即今堂堭本疏云如今廳是也

十八年 經公孫歸父如晉　服曰歸父襄仲之子魯世家注

案襄仲公子遂也

傳 欲去三桓　服曰三桓魯桓公之族仲孫叔孫季孫同上

以失大援者仲也夫　服曰援助也仲殺適立庶國政無常鄰國非之是失大援助也同上

案詩邦之媛兮箋云媛者國人所依倚以爲援助也釋文云媛

韓詩作援援取也取疑當作助鄭以韓詩說詩媛字故以助訓援是援有助義也適爲子惡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國政無常鄭國非之者杜氏謂南通於楚既不能固又不能堅事齊晉卽服義也

春秋左氏傳賈服註輯述卷十

嘉興李貽德學

成公

元年經作丘甲　服曰司馬法云四邑爲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詩甫田疏

案服備引司馬法丘甸之制以明古者丘無甲甸始有甲今丘而作甲雖所出之數不盡如甸賦而要爲厲民之事也乃杜氏直云此甸所賦使丘出之譏重斂噫叔孫豹之罰御叔也不過倍其賦而已今一丘之中而使具一甸之賦是四倍其賦也雖

後世暴君汙吏猶將瞶眙而不敢信而謂秉禮之魯竟肆然以是令其民乎惠氏士奇春秋說曰杜預謂邱出甸賦信乎抑否乎曰否不然司馬法以田賦出兵其法本于春秋行于戰國非周禮也邱甲始作于齊桓之霸桓公以此行之于齊故成公亦以此行之于魯管子乘馬篇云一乘之地方六里原注六當作八一乘者四馬也甸馬四匹一馬邱馬一匹其甲七其蔽五一乘四馬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然則邱出一馬七甲甸四之出四馬二十八甲古制邱有馬無甲今使一邱作七甲而已安得又有長轂一乘戎馬四匹且甲士步卒戈楯皆具而猥云邱出甸賦乎杜預以司馬法注春秋往往不合多類此穀梁子曰邱作

甲非正也國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案據鄭

說則邱甸出甲始于齊桓而杜乃以之誣爲周禮乎

二年傳取龍　賈曰殺盧蒲就魁不與齊盟以亡其邑故諱不書耳

疏本

案傳詳而經不書故曰諱

請八百乘　賈曰八百乘六萬人齊世家注

案八百乘爲六萬人者司馬法曰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甲

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然則每百乘計七千五百人以七八五

六五八四乘之八百乘合六萬人矣周禮大司馬序官凡制軍

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乃得七萬五千人此八百乘得

六萬人則千乘之封等於王六軍矣邢昺論語疏云禮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地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鄉爲一軍此則出軍之常也天子六軍旣出六鄉則諸侯三軍出自三鄉閟宮云公徒三萬者論鄉之所出非千乘之衆也千乘者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車也二者不同故數不相合所以必有二法者聖王治國安不忘危故令所在皆有出軍之制若從王伯之命則依國之大小出三軍二軍一軍也若其前敵不服用兵未已則盡其境內皆使從軍故復有此計地出兵之法但鄉之出軍是正故家出一人計地所出則非常故成出一車按此則郤克

悉齊力請加乘是非常之役當是成出一車之法故知爲六萬人矣

師至于靡笄之下　賈曰靡笄山名同上

案史記晉世家平公元年伐齊齊靈公與戰靡下靡卽靡笄省文徐廣曰靡一作歷則靡下卽歷下三齊記云歷下城南對歷山靡笄又卽歷山歟

師陳于鞌　服曰鞌齊地名也同上

案江氏永曰彙纂穀梁曰鞌去齊五百里杜氏通典云鞌在平陰縣東今平陰去臨淄五百里似與穀梁合矣然以左傳考之自始合以至齊敗止爲一日之事華不注在濟南城北去平陰

二百三十里何以一奔而遽至乎近志云牽卽古之歷下似爲

得之

逢丑父　賈曰齊大夫上同

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　服曰司馬法其有殞命以行禮如會

所用儀也若殞命則左結旗司馬授飲右持苞壺左承飲以進疏本

案司馬法有此殞命之禮引以証韓厥所行是軍中舊有此儀

也晉語郤獻子伐齊齊侯來獻之以得殞命之禮注伐國獲君

若秦獲晉惠是爲殞命丑父雖與君易位韓厥尙認爲齊侯旣

已相及則與晉惠之獲相似故以殞命之禮待之言如會所用

儀者晉語注亦引司馬法曰其有殞命行禮如會所爭義不爭

利也若殯命以下言所用儀曲禮武車綏旌注盡飾也武車亦兵車今以殯命不必盡飾故結旗司馬即周禮之軍司馬輿司馬在列國則晉語云中軍司馬上軍司馬也飲者周禮膳夫注曰酒漿也曲禮注苞苴或以竹或以葦釋文苞裹也周禮挈壺氏注壺所以承飲言持苞裹之壺以進襄二十五年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傳曰陳侯免擁社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亦用殯命禮也

且懼奔辟　辟服讀扶亦反釋文

案此辟讀闢周禮闇人則爲之闢釋文闢本又作辟避也

擊馬陘　賈曰馬陘齊地也齊世家注

案顧氏棟高曰史記作馬陵齊乘淄水出益都岳陽山北逕萊蕪谷又北逕長峪道亦曰馬陵卽郤克追齊侯處所謂弇中狹道亦卽此

必以蕭同叔子爲質　賈曰蕭附庸子姓同上

案蕭是宋附庸邑蓋蕭叔大心本爲蕭邑大夫以平宋亂立桓公宋人嘉之以蕭邑封叔爲附庸也

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　服曰欲令齊隴畝東行同上

案東行者由西達東之路也杜氏云使隴畝東西行宋鶴齡云西衍字案杜于戎車是利注云晉之伐齊循隴東行易亦無西字

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　服曰今河南俗語治生求利少有所得皆言可用藉手矣本疏

案正義曰言無物則空口以爲報少有所得則於口爲藉故曰藉口服引俗語藉手以明藉口之義

使爲邢大夫　賈曰邢晉邑晉世家注

案邢卽故邢國衛滅之後入晉爲邑哀四年齊國夏伐晉取邢卽此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

三年經鄭伐許　賈曰鄭小國與大國爭諸侯仍伐許不稱將帥夷狄之刺無知也本疏

案廣雅釋言仍再也穀梁昭十二年晉伐鮮虞傳曰不正其與

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公羊定四年傳曰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賈本公穀之義釋此故曰不稱將帥夷狄之也

傳晉作六軍　賈曰初作六卿僭王也晉世家注

案古者軍將皆命卿天子六軍則六卿領之諸侯大國三軍則三卿領之此傳六軍晉世家作六卿齊世家亦云晉初置六卿疑賈注左傳本作六軍集解依史記之文改作六卿耳

六年傳立武宮　服曰鞌之戰禱武公以求勝故立其宮本疏

案公羊傳武宮者何先君武公之廟武公是成公九世之祖毀已久矣今復立之以爲不毀之廟禮記明堂位曰武公之廟武世室也公羊傳曰世室言其世世不毀也知禱於武宮者哀二

年傳曰鐵之戰衛大夫蒯聵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於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是軍中有禱事也蒯聵得禱於文王康叔故魯亦得禱於武宮又定元年傳昭公出故季平子禱於煬公立煬宮知此立武宮亦是因禱立之也正義曰季平子禱于煬公立煬宮此若爲禱而立何以不言禱也無驗之說故不可從愚按十六年傳伯州犁曰戰禱也是將戰而禱行軍之常傳何必贅言乎若季平子逐君而懼私自禱祠故傳特顯言之以發其伏事有同異故文有詳略也杜氏于此注云作先君武公宮以告成事則泥于楚子作先君宮告成事之言而不知其說之難通也楚子所謂作先君宮者蓋師行則載主以從因於野

衣張幕爲宮設主其中以告戰勝今距牽戰已四易歲何乎四易歲後始告成事乎師還告廟飲至策勳今四易歲而始告成事則飲至諸與盡曠不行乎且告成事告廟而已何必遠立已毀之廟乎几此皆說之不通者也然則立武宮非因禱武公求勝而何

沃饒而近鹽　服曰土平有溉曰沃鹽鹽池也水經涑水注

案地理志沃野千里蓋謂土之平者說文渓灌溉也周語注有溉曰沃鹽爲鹽者說文鹽河東鹽池袤五十一里廣七里周百十六里从鹽省古聲水經注六引呂忱曰河東鹽池謂之盬地理志河東郡安邑鹽池在西南周禮鹽人祭祀供其苦鹽散鹽

杜子春讀苦爲鹽謂出鹽直用不湅治疏云鹽謂出於鹽池今之顆鹽是也是鹽卽周禮之苦鹽也不湅治爲鹽引申之則不工緻爲鹽詩鴇羽傳云鹽不工緻也不堅固者爲鹽采薇箋云鹽不堅固也轉爲苦典婦功云辨其苦良鄭司農苦讀爲鹽謂分別其麤也又轉爲楛荀子彊國注楛讀爲王事靡鹽之鹽不堅固也

子之佐十一人　服曰是時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荀庚將上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下軍趙同佐之韓厥將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將新上軍韓穿佐之荀騅將新下軍趙旃佐之本疏

案四年傳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三年傳

云晉侯使荀庚來聘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于晉也其位在三正義曰于時荀庚將上軍故知欒書荀首爲中軍將佐荀庚士燮爲上軍將佐矣郤錡承克後宜爲軍將中上既有人則錡當爲下軍將趙同在佐之中而請戰則佐下軍矣至韓厥以下六人爲新軍將佐次第知者以三年傳云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爲卿此年傳云韓獻子將新中軍韓厥居新軍之首故三年傳先列其名則以下五人所將所佐可循序知也

七年傳使爲行人於吳　服曰行人掌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賓大客受小客之幣辭吳世家注

案此見周禮小行人其文云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鄭注禮籍名位尊卑之書使者諸侯之臣使來者也賓大客賓當作擯小行人大客則擯注擯而見之王使得親言也受小客之幣辭者小行人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注受其幣者受之以入告其所爲來之事周禮有大行人小行人服以侯國行人不能以當大行人故舉小行人說之

八年經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服曰不稱主人母命不通故稱使婦人無外事儀禮士昏記疏

案服約公羊隱二年紀履綸來逆女傳文也彼傳云昏禮不稱主人何休注爲養廉遠恥也傳又云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

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何休注禮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宋公無母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之則不得不稱使傳又云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注禮婦人無外事但得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耳母命不得達故不得稱母通使文所以遠別也服𧰼昏禮本不稱主人而母命又不得達則自命之矣故稱使與公羊宋公無母之說稍異士昏禮記宗子無父母命之是父沒母可命矣故何休謂母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而服不然者以昏禮記是士禮故母得命之若國君之母不得以命達于境外何休註于禮無明

文故服不同之也

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賈曰諸夏稱天王畿內曰王夷狄曰天子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以恩深加禮妾母恩同畿內故稱王成公八年乃得賜命與夷狄同故稱天子本疏

案曲禮君天下曰天子注天下謂外及四海也今漢於蠻夷稱天子於王侯稱皇帝是漢時諸侯王稱皇帝即諸夏稱天王之義疏引五經異義謹案春秋左氏云施於夷狄稱天子施於諸夏稱天王施於京師稱王蔡邕獨斷云王畿內之所稱王有天下故稱王天王諸夏之所稱天下之所歸往故稱天王天子夷狄之所稱父天母地故稱天子則賈云畿內稱王諸夏稱天王

戎狄稱天子漢時經師相傳之訓也案賈義亦見隱元年傳榮叔歸含且
賵在[illegible]周禮職喪掌諸侯之喪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爲
則詔贊主人疏言諸侯者謂畿內王子母弟得稱諸侯者又注
有事謂含襚贈賵之屬詔贊者以告主人佐其受之是畿內諸
侯有喪得有含襚賵賻之屬今成風以外侯妾母王亦歸含且
賵是於禮有加恩比畿內故稱王以見其近也白虎通崩薨篇
諸侯薨使人歸瑞珪于天子者何諸侯以瑞珪爲信今死矣嗣
子諒闇三年之後當乃更爵命故歸之推讓之義也爵篇引韓
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是賜命當在
三年之後今越八年乃賜命直以夷狄遠之故經稱天子

傳武從姬氏畜于公宮　賈服曰姬氏成公之女本疏
案正義曰史記趙世家云趙朔娶晉成公姊爲夫人案傳趙衰
適妻是文公之女若朔妻成公之姊則亦文公之女父之從母
不可以爲妻且文公之卒距此四十六年莊姬此時尚少不得
爲成公姊也賈服先儒皆以爲成公之女故杜從之
九年傳南冠而縶者誰也　服曰南冠楚冠御覽六百四十二
案司馬彪輿服志法冠一曰柱後高五寸以纚爲展筩鐵柱卷
或謂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別曲直楚王嘗獲之故以爲冠胡
廣說曰左氏傳有南冠而縶者則楚冠也秦滅楚以其君服賜
執法近臣御史服之

十年 傳晉侯夢大厲 服曰公明之鬼 本疏

案世本曰公明生共孟及趙夙夙生衰史記趙世家趙夙生共孟共孟生趙衰共孟當即公明字異聲相近書被孟豬夏本紀作明都是其証世本以公明共孟爲父子非也夙衰同時衰不得爲夙孫晉語衰爲夙弟當得其實共孟當從世本爲夙父史反以爲夙子者史遷言世系往往牴牾也宣二年傳疏云世本夙爲衰祖世本轉寫多誤其本未必然也則亦當據晉語爲正趙氏先祖其人非一而服以爲公明之鬼者以趙夙始受封邑雖不逮事景公有故臣之義不得仇君公明在武獻前所事之君當是昭哀與景公無君臣之分故得爲厲此服以意斷之也

居肓之上膏之下　賈曰肓鬲也心下爲膏本疏

案說文肓心下鬲上也此云鬲不云鬲上者素問云肓之原在齊下釋名釋形體云膈塞也塞上下使氣與穀不相亂也是肓原在臍下而運于鬲上言鬲足該之矣說文列膏于腸肪之閒腸者大小腸也膏者肥也肪者亦肥也通俗文以脂在腰曰肪則膏卽脂矣正義曰此膏謂連心脂膏也劉炫以爲釋首者爲膏連心之脂不得稱膏以爲膏當爲鬲改易傳文而規杜氏依杜賈說非也

十年　傳郤犨來聘　服曰郤犨克從祖昆弟本疏

案正義曰世本郤豹生冀芮芮生缺缺生克也又云豹生義義

生步揚步揚生州州卽孼也如彼文則孼與克俱是豹之曾孫當爲從祖昆弟

吾不以妾爲姒 賈曰兄弟之妻相謂爲姒本疏

案正義曰世人多疑娣姒之名皆以爲兄妻呼弟妻爲娣弟妻呼兄妻爲姒因郘戭于傳文不知何以爲說今謂母婦之號隨夫尊卑娣姒之名從身長幼以其俱來夫族其夫班秩旣同尊卑無以相加遂從身之少長喪服小功章曰娣姒婦報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以弟長解娣姒言娣是弟姒是長也公羊傳亦云娣者何弟也是其以弟解娣自然以長解姒長謂身之年長非夫之年長也釋親云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

婦止言婦之長稚不言夫之大小今穆姜謂聲伯之母爲姒昭二十八年傳叔向之嫂謂叔向之妻爲姒二者皆呼夫弟之妻爲姒豈計夫之長幼乎釋親又云女子同出先生爲姒後生爲娣孫炎云同出謂俱嫁事一夫也事一夫者以已生先後爲娣姒則知娣姒以已之年非夫之年也故賈鄭及此註皆云兄弟之妻相謂爲姒言兩人相謂謂長者爲姒知娣姒之名不計夫之長幼也邵氏爾雅釋親正義曰孔氏之言非也婦人三從之義旣嫁從夫若娣姒之名從身之少長不計夫之長幼則從夫之義謂何矣且孔氏所引禮文雅訓俱爲未覈喪服傳云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傳意謂兄弟之妻有嫂婦之稱

不可從母婦之屬也孔氏迺云母婦之號隨夫尊卑則不達于禮意矣釋親上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爾雅明著其文曰女子同出言俱事一夫也所謂媵也此云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爾雅明著其文曰婦婦者對夫而言夫年有長稚故婦從夫而有長婦稚婦言其各事一夫所謂昆弟之妻也孔氏迺欲以媵之俱事一夫者牽合於昆弟之妻則不達于雅訓矣孔氏所據者左傳之稱弟妻爲姒耳殊不知古之稱娣姒者猶今人稱妯娌兄妻稱弟妻曰妯娌弟妻亦可稱兄妻曰妯娌蓋晰言之則兄妻爲姒弟妻爲娣合言之則昆弟之妻統稱爲娣姒急言之則但稱爲姒故賈鄭杜氏謂兄弟

之妻相謂爲姒者是也孔氏謂娣姒之名不計夫之長幼者非也愚謂孔氏之非邵氏辨之㝡是如以身年之長幼爲娣姒豈聲伯之母叔向之妻皆年長于穆姜伯華妻乎此理之必不然者也至邵氏謂急言之則但稱爲姒亦于義未盡爾雅及喪服章區別兄婦爲姒弟婦爲娣正名之義也傳記兄弟之妻相謂爲姒者時俗之稱也葢其各由母族共事夫家居娣道以明謙相推曰姒傳亦就當時稱謂書之于册耳卽如下稱上曰君後世則上亦以之稱下矣男子先生爲兄後世則年相輩者亦互稱矣稱謂變移不爲典要邵氏曰急言之但稱爲姒則急言之何不但稱爲娣乎似未合春秋時之習俗也

十三年傳寡人不佞　服曰佞才也不才者自謙之詞也本疏

案正義曰論語云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則佞非善事而以不佞爲謙者佞是口才捷利之名本非善惡之稱但爲佞有善有惡耳爲善敏捷是善佞爲惡敏捷是惡佞案佞說文从女仁聲大徐作从信省說文女部嬛材緊也婧一曰有才也㜸材也佞从女則與嬛婧㜸類故十六年傳諸臣不佞昭二十年傳臣不佞魯語寡君不佞晉語夷吾不佞並以不佞爲謙則佞爲才矣此古訓也佞不止口才也論語不有祝鮀之佞是故惡夫佞者孔注皇疏並云佞口才此隨文爲訓佞之一端也論語遠佞人晉語佞之見佞此鹽鐵論刺議所謂以邪導人謂之佞

是猶苦爲快亂爲治香爲臭佞之變義也

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　賈服曰廬之庶子(公羊昭二十三年疏)

案公羊傳欣時作喜時何休注喜時曹伯廬弟與賈服異疏以爲所見本異

(十五年)傳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　服曰魚石卿故書(本疏)

案傳言魚石爲左師且是執政之卿故經書之也宋自殤公以前執政皆大司馬華督以太宰相變例也僖九年傳以公子目夷爲仁使爲左師聽政魚石爲子魚曾孫而爲左師當與華元共聽宋政元復石奔經書之者以其執政故也向爲人爲大司寇亦卿也與石出奔而經不書者以其非執政卿也

晉三郤害伯宗　賈曰三郤郤錡郤犨郤至也晉世家注

十六年經戰于鄢陵　服曰鄢陵鄭之東南地也同上

案漢書地理志潁川郡傿陵杜預以爲卽此鄢陵郡國志潁川郡隱陵春秋時曰隱劉昭補注春秋鄭共叔所保故曰克段于鄢又成十六年晉敗楚于隱陵李奇曰六國曰安陵然地理志陳留郡有傿應劭曰鄭伯克段于傿是也則克段之傿與潁川之隱陵有別續志所云恐未的也服斷以爲鄭東南地者伐鄭禦楚則越鄭而東而東南與楚遇當在鄭東南地矣

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賈曰書執行父舍于苕丘言失其所不書至者刺晉聽讒執之示已無罪也本疏

案春秋書列國執行人皆不言所舍之地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皆不言舍地此書之者明未至國也無罪見執是失所也十四年意如至自晉傳曰尊晉罪已也二十四年婼至自晉傳曰尊晉也若然則此季孫行父見執而歸不書至者可謂晉受僑如之譖非理見執魯無可罪也

傳今楚內棄其盟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　服曰外絕其好刑不正邪也食話言義不建利也疲民以逞信不守物也本疏

案外絕其好服以爲刑不正邪者皇矣詩曰詢爾仇方同爾兄

弟箋云仇方謂旁國諸侯爲暴亂大惡者女當謀征討之以和協女兄弟之國親親則多相摹本志齊心一也若然則結好同志乃可除懸今楚外絕好是致刑不能正邪矣食話言爲義不建利者易繫辭曰理財正辭曰義荀爽曰名實相應萬事得正謂之正辭咸得其宜故謂之義也論語曰信近于義言可復也易文言曰義者利之和也墨子經曰義者利也崔憬曰言辭人之樞要不以義返之則必有辱也今楚食話言是失義而利不立矣疲民以逞爲信不守物者禮記經解曰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論語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今楚疲民以逞是咈民之欲以從已欲者也故爲信不守物杜氏注內棄其民云不施

惠而外絶其好注云義不建利瀆齊盟注云不詳事神而食話言注云信不守物奸時以動注云禮不順時而疲民以逞注云刑不正邪正義曰杜以食話言是言之不信也快意征伐是刑之失所也故不從舊説若然則三者與服解相易至內棄其民爲不施惠瀆齊盟爲不詳事神奸時以動爲禮不順時當即服義矣故正義不別出之服以上文云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六言以次順説今楚以下六事則內棄其民是德不施惠而外絶其好當爲刑不正邪也瀆齊盟是詳不事神而食話言當爲義不建利也奸時以動是禮不順時而疲民以逞當爲信不守物也尋繹上下文義服之

以次順注當非謬也

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　服曰賁皇伯州犂皆言曰晉楚之士皆在君側且陳厚不可當也本疏

家傳上文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此皆曰者申明上文指告之言晉楚之士皆在君側卽所謂公卒王卒也厚爲陳厚者陳卽陣古只作陳御覽兵部引諸葛亮軍令曰連衡陳者狹而厚是陳有厚薄之分也當者莊十三年公羊傳注猶敵也不可當言不可敵也正義曰如服言賁皇既言楚不可當何故復請分良以擊其左右故杜不用其說晉侯左右皆爲此言以憚伯州犂耳愚謂賁皇惟以國士在楚中

軍故請先分艮擊其左右則以中軍不可敵挫其左右以動之
也服只言君側之士不可當非謂楚槩不可當賁皇復爲此計
與上文不相礙孔氏不究服氏皆在君側之言遽謂服言楚不
可當是誣服也且皆字指賁皇州犁則承二人互告之文與傳
上下文義相浹若從杜意則傳當曰晉侯之左右皆曰以別上
文不得僅云皆曰矣

其卦遇復　服曰復反也陰盛於上陽動於下以喻小人作亂於
上聖人興道於下萬物復萌制度復理故曰復也本疏
案此釋復卦義也復反也者鄭氏易注曰復反也還也陰氣侵
陽陽失其位至此始還反起于初故謂之復也陰盛于上陽動

于下謂五陰在上一陽在下也復上六曰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荀爽曰坤爲衆故用行師也謂上行師而距于初陽息上升必消羣陰故終有大敗國君謂初也受命復道當從下升今上六行師王誅必加故以其國君凶也按此卽服云小人作亂于上聖人興道于下之象也萬物復蘇者荀爽曰復者冬至之卦陽起初九爲天地心萬物所始白虎通三正篇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制度復禮者復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宋衷曰自天子至公侯不省四方之事將以輔遂陽體成致君道也制之者王者之事奉之者爲君之業也是復理之旨也

射其元王　服曰陽氣觸地射出爲射之象 本疏

案復卦上坤下震初陽觸發射出于地故以取象

有韎韋之跗注　賈曰一染曰韎 本疏 賈服曰跗謂足跗注屬也袴而屬於跗 周禮司服疏

案詩瞻彼洛矣箋云韎韐者茅蒐染也茅蒐韎韐聲也爾雅釋草茹藘茅蒐郭注今之蒨可以染絳詩疏引鄭駁異義云韎草名齊魯之閒言韎韐 此韐字鄭志當無之正義誤連 聲如茅蒐字當作韎陳留人謂之蒨韋昭云茅蒐今絳艸也急疾呼成韎是茅蒐合聲爲韎詩毛傳曰一入曰韎 入字從定本去韐字从阮氏校勘記 此賈所本爾雅釋器一染謂之縓縓說文云帛赤黃色縓又謂之縕鄭注玉藻云縕

赤黃之閒色所謂韎也士冠禮注云韎韐緼韍也士緼紱而幽衡合韋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儀禮士喪禮結于跗連絇注跗足上也疏以爲足背莊子秋水篇蹶泥則沒足滅跗足跗析言則跗是足上矣司馬彪注跗謂足跗與服同注屬者周禮函人犀甲七屬鄭云屬讀如灌注之注匠人水屬不理孫鄭亦云屬讀爲注以注屬聲相近也晉語恐國人之屬耳目於我也韋注屬猶注也注訓屬屬亦訓注明二字同也儀禮士冠禮屬於缺注屬猶著漢書楊雄傳集注云屬猶綴也詩常棣鄂不韡韡箋云不當作柎柎鄂足也古聲不柎同是跗古文作不柎是假借成二年傳三周華不注伏琛曰不音跗與詩鄂不之不同

則華不注之不即跗古文是山之承足者爲跗注此戎服之被足亦名跗注是當時有此名也袴而屬于足者袴說文作絝云脛衣也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注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晉語注兵服自要以下注于跗若然則賈服云袴而屬于跗非以脛衣當之謂若袴之連于跗擧袴以擬其狀杜云若袴而屬于跗葢即用賈服舊注周禮疏引賈服注脫若字耳

察夷傷　服曰金創爲夷本疏

案夷即痍之省文釋名釋疾病云痍侈也侈開皮膚爲創也衆經音義引通俗文體創曰痍說文刅傷也从刃从一創刅或从

倉今字作創又創之變金傷爲創則通俗文之體創曰瘢是金創矣月令命理瞻傷察創注創之淺者曰傷

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　服曰叔孫豹先在齊矣此時從國佐在師聲伯令人就齊師使豹豹不忘家國聞白國佐爲魯請逆本疏

案知叔孫豹先在齊者以此年傳云喬如奔齊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又昭四年傳曰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宣伯奔齊餽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曰願之久矣故知叔孫豹先在齊也經稱會齊國佐伐鄭故知從國佐在師也豹自思僑如之敗而去非背叛者比故聲伯仍得使之而豹

亦不忘父母之邦以其情聞于國佐爲魯迎師正義曰若豹以前在齊則非復魯臣聲伯止可因之以請不得云聲伯使豹聲伯安得專使背叛之臣也又聲伯豈無魯人可使而崎嶇艱險遠使他國之人乎今傳言聲伯使豹明在魯軍得爲聲伯使耳下云聲伯食使者而後食不言食豹而言食使者明豹因請逆遂即不還還者豹之介耳於時魯師在鄭從鄭向齊塗出於魯豹必過魯乃去故得宿于庚宗彼傳因言宿于庚宗遂說娶于國氏生二子耳二子之生必在僑如奔後豹之還魯雖無歸年而襄二年始見於經豎牛已能奉雉故杜以爲此年去彼年歸故下注云傳因言其終按昭四年傳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

婦人適齊娶于國氏生二子於是繼之曰及宣伯奔齊饋之宣
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必召女召女何如曰願之久矣是生二子
在宣伯奔齊之前敘次甚明且曰願之久矣則望歸本國已非
一日若然則宣伯奔前豹已在齊取妻生子是已久處可知故
使請逆時服知先在齊也如杜云僑如作亂豹因奔齊如孔氏
謂二子之生必在僑如奔後是顯與昭四年傳牴牾矣夫豹之
去當以知穆姜僑如之事適齊避禍與背國出奔者有別故聲
伯使之請逆仍以魯臣待之孔氏加以背叛之目尤與傳意相
違矣至豹始見于襄二年經亦因事見名其實歸卽在僑如奔
後也下文云十月僑如奔齊十二月季孫及郤犫盟于扈歸刺

公子偃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可知是一時事也杜云傳于此因言其終還傳文以就已說若據昭四年傳文斷穆子前在齊至是而請逆晉師則前後無支離之說矣孔反執杜難服可云習非而遂迷者也

宋齊衛皆失軍　服曰失軍失其軍糧本疏

案據服說疑服本軍作餫說文餫下云野饋曰餫段注黍苗箋云營謝轉餫之役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傍牛者可證餫爲運糧愚按餫从食軍聲故服曰軍糧若本作軍字則糧爲贅文矣

十七年　經九月辛丑用郊　賈曰諸言用皆不宜用反于禮者也本疏

案公羊傳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穀梁傳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賈本二傳爲說云諸書用者如莊二十四年大夫宗婦覿用幣傳曰非禮也二十五年鼓用牲于社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傳皆曰非常也僖十九年邾人執鄫子用之傳子魚曰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是經諸書用者皆不宜用也反于禮者謂違禮也

傳懼不敢占也　服曰聲伯惡瓊瑰贈死之物故畏而不言詩渭陽疏

案惡瓊瑰爲贈死之物者喪禮飯含用玉聲伯夢見食之故惡之文五年公羊傳曰含者何口實也何休注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碧說文琀送死口中玉也按古者含惟用玉石天子

用玉見典瑞士用貝見士喪禮此瓊瑰渭陽毛傳曰石而次玉

應劭曰瓊玉之華也故詩言石之似玉皆以瓊冠之如瓊玖瓊

琚瓊瑤瓊華瓊瑩瓊英及此瓊瑰是也不得加杜說以瓊爲玉

以瑰爲珠也且何休謂天子以珠珠亦當以玉爲之洪氏亮吉

釋珠云攷珠字从玉皆以玉爲之周禮玉府掌供王之服玉佩

玉珠玉若合諸侯則供珠槃玉敦是也續漢書輿服志孝明皇

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尙書皐陶篇乘輿服從歐

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冕皆廣七寸長尺二寸前

垂四寸後垂三寸係白玉珠爲十二旒三公諸侯七旒青玉爲

珠卿大夫五旒黑玉爲珠所謂白玉珠青玉珠黑玉珠皆以玉

石之白青黑爲之歐陽夏侯皆承周秦以來先儒舊說明三代之制冕旒所垂之珠皆琢玉爲之非蜯珠由此推之則天子所含周禮言玉舉其質禮緯言珠言其形其必以玉爲珠所以別于諸侯所含之璧形而小耳杜氏分瓊瑰爲珠玉不特不明于古之名珠即以玉爲之且珠玉雜含有是理乎至其以瑰爲珠者說文云玫瑰火齊珠文選子虛賦注引晉灼說同是杜所本然必玫瑰連文乃爲珠如此之瓊瑰連文則必當爲似玉之石乃於大夫贈死之物爲稱聲伯夢食瓊瑰含其所含之等故惡之也占謂占夢周官有占夢是也但占必言夢而始占之聲伯不敢占故服以爲不敢言也

公遊于匠麗氏　賈曰匠麗氏晉外嬖大夫在翼者晉世家注

案知嬖大夫在翼者國語國人勿誦遂殺諸翼又曰圍公于匠麗氏合此二文則匠麗在翼明矣

十八年傳　辛未朝于武宮本疏

案杜本作辛巳正義曰服虔本作辛未晉語亦作辛巳孔晁云以辛未盟入國辛巳朝祖廟取其新也案晉語稱庚午大夫逆于清原傳云庚午盟而入逆日卽盟非辛未也傳與晉語皆言辛巳朝于武宮服本自誤耳孔晁强欲合之非也臧氏琳云庚午既盟而入故明日辛未卽朝于始祖廟服本是也若作辛巳則與盟而入之日相去十有二日矣久入而不朝何也故知國

語作巳字誤而杜本左傳同之據孔注國語知孔氏所見左傳本與服氏同作辛未特孔氏不知國語爲誤而强欲通之爲非耳正義謂逆日卽盟此說是也至以服本爲誤則偏袒之失愚謂臧氏說是也僖二十四年敘文公之入云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是入國而後翌日朝廟具有成例豈悼公之入越十有二日而始朝廟乎杜本作辛巳當因國語文而改不知正誤文也

荀賓爲右司士屬焉　服曰司士主右之官本疏

案周禮有司士掌羣臣之版以詔王治其職非此車右之類不得屬車右服所謂主右之官蓋卽周禮司右以上士下士爲之

者也司右職云掌羣右之政令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此傳下云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則此官與周禮司右所掌相類矣